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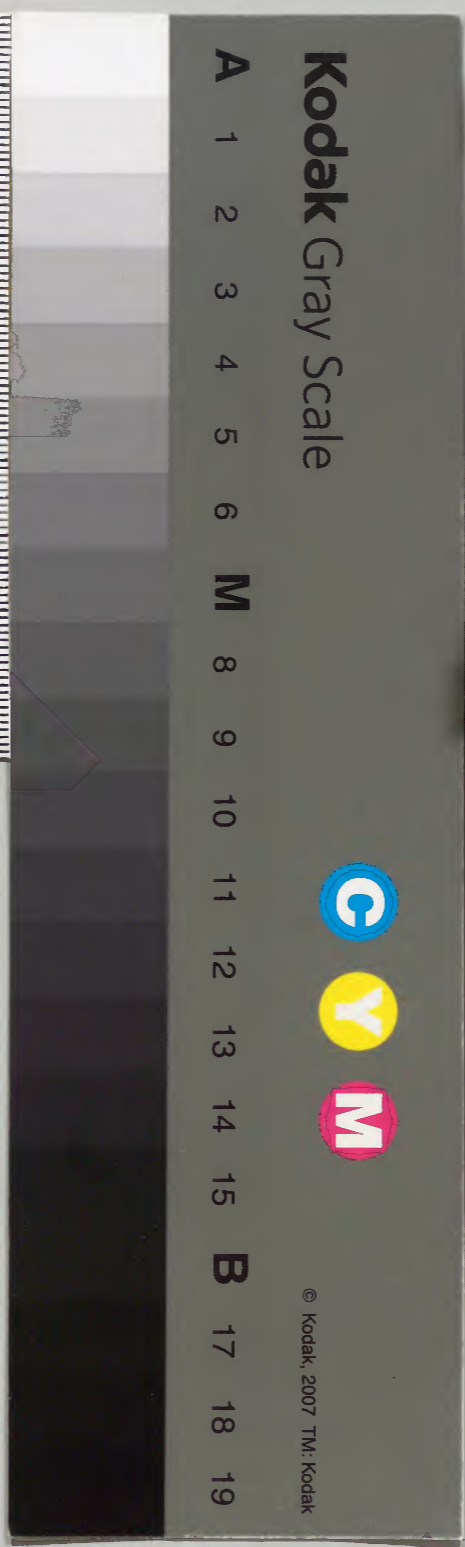
書經大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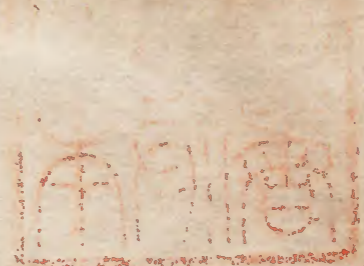
八

漢書門		
二〇六二	一三三	五六
號	函	冊

內閣文庫		
二〇六二	五六	二七五
號	冊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62
冊數	56	(21)
函號	275	252





書傳大全卷之八

召誥

淺草文庫



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
 王言我南望三塗山北望嶽都太行山下顧
 瞻有河粵詹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
 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
 召公實先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
 因周公之歸祚書致告達之於王其書拳拳
 於歷年之久近反復臆音乎夏商之廢興究其
 歸則以誠成音小民為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
 為誠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大



臣其為去國家長遠慮蓋如此以召公之書
 因以召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問周語辭語
 朱子曰此等是不可曉林文說文軒以為方
 言曰只是古語如此切意當時風俗恁地說
 話人便做這曉得如這物事曉不得如蔡仲之命
 俗不喚做這物事便曉大夫語如蔡仲之命君
 制誥之文故其易曉如大夫語是與民語乃今官
 司行移曉諭文字有帶時語在其中如詩景真
 其可曉者不可曉則此一語不可曉又如有
 繼河上下文皆易曉則此一語不可曉又如有
 三壽作朋二壽是何物歐陽文忠公語亦有三
 是壽之說可想當時自出此般說話人都不曉得
 事言則曰東景夕多風日西景朝多陰日南
 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以人事言則四方
 朝聘貢賦道里均焉非特如此而已懲三監
 之難恣殷頑民遷以自近洛師而巳懲三監
 易使宗廟社稷遷作王都焉則易以鎮服也雖然
 京宗廟社稷官官府宮室具在不可遷也故於

洛邑會諸侯而已漢氏大猷曰成王實都
 籍京特往來朝諸侯祀清廟於洛邑謂之東都
 又謂之豐鎬所以為天下所宗也洛邑謂之東都
 至中豐鎬所以承天下之至險成於此也洛邑謂之
 朝諸侯所以承天下之至險成於此也洛邑謂之
 四海其示天下形勝處上遊以制六合其慮本
 所以據天下形勝處上遊以制六合其慮本
 下也遠漢唐並建兩京蓋亦識形勢之所在
 而有得於成王周公之遺意歟林氏曰周
 自居稷始封於岐出奔於我狄之間至孫公劉
 衰稷之子不窋出奔於我狄之間至孫公劉
 始立國於岐在伯邑商十出至大王遷於
 人遷於岐山之下在商陽縣岐山至大王遷於
 豐在鄠縣東豐水武王遷于鎬在長安西南
 昆明池所謂鎬池也岐在鎬西北無百里
 又在岐西四百餘里豐在鎬西北無百里
 餘里鎬在豐東二十五里新安陳氏曰宅
 洛之事武王志之成王述之上告祖朝氏曰宅
 大臣一日而建千萬元宅中圖大固難保大定功
 如此以至召公因周公之歸而作大誥以告
 王序不及之何也宅中圖大固難保大定功

尤難王之在豐召之相宅固見宅中圖大之
難矣召公拳拳以敬德末命戒王敬不敬之
異效凡七言之至謂不敬德則必墜厥命其
辭甚危見保大定功之尤難也

惟一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
豐

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也

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文武廟在焉成王至豐以

宅洛之事告廟也采子曰豐鎬去洛邑二百里長安

處非若今世畫圖之為方也恐井田之制亦是此類
不可執畫方之圖以定之○或問周都豐鎬則王

識之內當有西北之戌如此則稍甸縣都如之何其
可為也曰周禮一書聖人作為一代之法爾到不可
用法數聖人須別有權變之道○王氏曰以臚望明
憲紀月以甲子紀日書法也○林氏曰漢志曰周公

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寅既望

惟太保先用周公相去聲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臚

音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

則經營

成王在豐使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越若來古語

辭言召公於豐迤邐下移尔反而來也臚孟康曰月

出也三日明生之名戊申三月五日也卜宅者用龜

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郭宗廟郊

社朝音市之位林氏曰漢志曰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庶殷殷之衆庶也用庶殷者意是時殷民已遷于洛故就役之也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

唐孔氏曰庚戌三月七日甲寅三月十一日庶殷所遷殷民也離民為役則友民可知○林氏曰殷之所遷亳未王之遷岐衛文之遷楚白未嘗不○然君臣既後有定議故至洛乃卜洪範所以先乃心卿士庶民而後卜筮也太王率來胥宇而後爰契我龜衛文望楚與堂而後卜云其吉皆此類也○臨川吳氏曰召公之攻位但用殷民不用周民何也蓋洛邑畿內之民不征其力諸侯四方之民又未至洛惟殷民遷在洛者可役而攻位之攻力亦省日易故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周公至則徧觀新邑所經營之位唐孔氏曰乙卯十日也○鄭氏曰

被後篇是日再卜○呂氏曰召公已成位周公方來觀上相之帥然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一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郊祭天地也故用二牛社祭用太牢禮也皆告以營

洛之事唐孔氏曰丁巳十四日也戊午十五日也○孔氏曰社稷共牢

邑者郊在國外社則稷在其中○陳氏曰社稷共牢為社於甲以豐為貴故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先祭告於郊社然後用工○陳氏曰社蓋即洛邑新立之郊社以告作洛於天地不告廟者在豐已告也時洛邑宗廟未成故至十二月始祭宗廟也

伯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

書後書也春秋傳曰士彌牟晉大夫名營成周計文數揣

高低度厚薄。仍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糗糧。以令役於諸侯。亦此意。王氏曰：邦伯者，侯甸男服之邦伯也。庶邦冢君咸在，而獨命邦伯者，公以書命邦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唐孔氏二十一日也。書賦功屬役之書也。侯甸男服之邦伯不偏舉五服者，文略耳。邦伯州牧也。○葉氏曰：不及宗衛者，不以遠役衆也。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丕作者，言皆趨事赴功也。殷之頑民，若未易役使者，然召公率以攻位而位成，周公用以書命而丕作。殷民之難化者，猶且如此，則其悅以使民可知也。陳氏曰：獨言庶殷丕作，則諸侯可知。○林氏曰：召公營洛自戊申至甲寅七日而成。周公繼至，自乙卯距甲子十日而用書。庶殷丕作，周召之規模，其敏如此。總而計之，自成王至豐，距甲子凡一月。其萬年之業成於一月之間，此豈後世可及哉。○新安陳氏曰：觀此則殷民之遷在，未作洛之前明矣。讀此當參看洛誥。洛誥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此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其日同。但洛誥言是日，再卜此不言者，周公之吉卜不殊，召公之吉卜也。兼洛誥自詳之，此可畧也。乙卯至甲子十日，乙卯日卜及達觀新營，丙辰不言事。蓋丁巳戊午將行郊社大禮，前一日養精神，以無為也。巳未至癸亥五日，又不言事，乃將用書命，丕作竭精神，以有為也。此五日中，必會集臣庶，計丈數，揣高卑等事，役書一定。然後甲子朝頒布之。洛誥脫簡之在，康誥者曰：惟三月哉。生龜，周公初基，至乃洪大誥。治，即是三月十六日巳未，戊午祭社，後一日也。昔洪大誥，誰謂殘編斷簡不可見，聖人經理之微密哉。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漋，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畢氏曰：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

乃取諸侯贄見幣物以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所以陳王及公之意蓋召公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聯諸侯之幣與召公之誥併達之王謂洛邑已定欲誥告殷民其根本乃自爾御事不敢指言成王謂之御事猶今稱人為執事也問據召誥文只說召公先至來也然召公出取幣入錫周公乃曰旅王若公其辭又多疑是戒成王未知如何朱子曰此蓋因周公以告于王耳○王氏曰無邦豕君諸侯會于洛者洛邑成而獻幣所以為禮且致慶也○新安陳氏曰作洛之急務在化殷人而化殷之大者幣持恭敬之寓焉耳取幣獨言無邦而不及無殷者蓋用書命不作無間於無殷而取幣陳王不及無殷歟篇末奉幣供王即此出取之幣前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

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柰何弗敬

此下皆告成王之辭託周公達之王也曷何也其語辭商受嗣天位為元子矣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天國未易亡而天亡之皇天上帝其命之不可恃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無窮之憂於是歎息言王曷其柰何弗敬乎蓋深言不可以弗敬也又按此篇專主敬言敬則誠實無妄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好惡並去聲用捨不違乎天與天同德固能受天明命也人君保有天命其有要於此哉伊尹亦言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敬則天與我一矣尚何踈之有朱子曰此

數句者一篇之大旨也元子者天之元子也下文至
篇終反覆推衍此數句意耳○陳氏曰元子君代天作
子是為天之長子○西山真氏曰大明詩云天位殷
適使不挾四方亦改厥元子大國殷命之意○新安
陳氏曰此元子字當與下文元子哉對觀元子天之
元子即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之意此元子謂殷紂後
元子謂成王天命靡常人君所以保天命惟有敬耳
昔殷元子嘗受天命矣天竟改其命而王受之固有
無窮之美然今日之受安知不為他日之改是亦有
無窮之憂也何可以不敬哉此一節始曰嗚呼未及
曰嗚呼元老大臣拳拳忠愛嗟嘆
以深警上心不能自已之至情也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
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殫在夫知保
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籲天祖厥亡出執嗚呼
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後王後民指受也此章語多難解大意謂天既欲遠

絕大邦殷之命矣而此殷先哲王其精爽在天宜若
可恃者而商紂受命卒改賢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
民困虐政保抱攜持其妻子哀號呼詈天往而逃
亡出見拘執無地自容故天亦哀民而眷命用歸於
勳德者天命不常如此今王其可不疾敬德乎○陳氏
多先哲王精神在天不能救者以紂不行敬故○漢
上朱氏曰人之死各反其根體最陰也故降而在下
意氣陽也故升而在上則無不之矣衆人勦欲蔽之
故意散而氣不能升惟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
其死也精神在天與大德一○陳氏曰疾敬德者更
無等待遲疑只今便下手○新安陳氏曰疾敬德者不
可憑藉如此言外之意蓋謂成王今日安可盡守大
王季文武也此章言天命不可恃祖宗不可恃惟
敬德庶可窺固天命而牙續祖德爾敬德而言疾最
有力蓋人心操則存捨則亡必緊著精神汲汲用
則莊敬日強而能敬苟悠悠玩愒則安肆日偷而不
能敬矣後又言肆惟王其疾敬德一篇綱領在敬字

而敬之工夫又在疾字

相去詰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回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回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從子保者從其子而保之謂禹傳之子也面鄉音也視古先民有夏天固啓迪之又從其子而保佑之禹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若可為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今視有殷天固啓迪之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亦可為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以此知天命誠不可恃以為安也栗子曰此一節問有不可恃與○新安陳氏曰從其子而保之即孟子子天與子則與

子之意開萬世傳子之端自禹始故於夏言從子保而於商只言格保蒙上文也兩面稽天若即對越在天之意此一節蓋謂天與祖宗皆不可恃也

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稽考矧况也幼冲之主於老成之臣尤易疎遠故召公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言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况言其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稽古人之德則於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於理無所遺無遺壽考蓋君天下者之要務故召公特首言之栗子曰己陳夏商敬德隆命之所由又戒王以稽古道天道幸有壽考如太公周畢諸公在不可遺也稽考古德洪壽考者聞見之遠無所質稽考天

意以定謀慮非言者者
德盛智明不能次也

嗚呼有土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
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巽

召公歎息言王雖幼冲乃天之元子哉謂其年雖小

其任則大也其者期之辭也誠和巽險也王其大能

誠和小民為今之休美乎小民雖至微而至為可畏王

當不敢緩於敬德用顧畏于民之巽險可也

能載舟亦能覆舟物無險於民者矣○新安陳氏曰

誠于小民而今休矣猶欲王汲汲於畏民者蓋民

之巽險可畏常伏於太和盛美之中恃其已和且美

而不則顧却慮以畏之則福兮禍所伏矣此所以為

險也是以莊生曰

人心險於山川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車曰其作大邑其自

時配皇天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

成命治民今休洛邑天地之中故謂之土中王來洛邑繼天出治當

自服行於土中是時洛邑告成成王始政故召公以

自服土中為言又舉周公嘗言作此大邑自是可以

對越上天可以饗答神祇自是可以宅中圖治成命

者天之成命也成王而能紹上帝服土中則度幾天

有成命治民今即休美矣○王氏曰成王欲宅洛邑

者以天事言則日東景影夕多風日西景朝多陰日

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

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

均焉故謂之士中。朱子曰言王來居洛邑為天下中也。然則王
命來此此句。王來為王亦至洛邑之驗。恐未必然。但王
上命此此句。王來為王亦至洛邑之驗。恐未必然。但王
陳氏授天。成命以治民矣。蓋召公述周公宅洛之意。
告謂今作大邑。其前自是而配天。使仰無愧於天。自是
而無愧於上。王使其幽無愧於命。而治民。自是而宅中。為治
期如事召公。在之。而未嘗明言之。至此方言服于土
洛而舉周公之言。以見作洛所以配天。進其敬德。祈天
治功。疑天命其重。如此。蓋下文將自進其敬德。祈天
氏。猶言曰。是時召公知成王之已有退辟于周之意。故
言此以勸勉之也。活
動之意。全在來字。

王先服殷御事。比儻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
日其邁。

言治人當先服乎臣也。王先服殷之御事。以親近副
貳我周之御事。使其漸染陶成。相觀為善。以節其
驕淫之性。則日進於善而不已矣。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言化臣必謹乎身也。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王
能以敬為所。則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敬
矣。不可不敬德者。其言德之不可不敬也。朱子曰王
可。不敬德。只是一句。○召公語中。其初說許多言語。艱
深。難曉。却緊要處。只是惟王不可不敬德而已。○蘇
氏曰。周遷殷頑民于洛。蓋與洛之舊民雜居。其善惡
之。習不同。非有以和一之。不能相安。以處。故必有以
服殷御事。使之親比介助於周。之御事。然後可蓋周
御事。習於教令。無事於服之。故以服殷御事為先也。
然。服殷御事。在節其性而已。蓋人性無不善。殷人特
化。紂之惡。是以不義之謂。遂與性成。而忘反耳。上之

人有以節之使日進於善則與周人亦何異哉然以
節民之性又在王之刑所化故王又當以敬為所不
周臣率之使之相觀而善又以身率之使之下觀而
化也○新安陳氏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朱子本
孔氏只作一句說蔡氏以所字為句作兩句說真氏
乙記以蔡說為長然蔡說實自呂氏所無逸之性
發之惟化之於舊染而其性流今欲節之而使其性
復亦惟化之敬則此心收斂於天理之中而性可節不
具則此心放縱於人欲之偽而性日流日其蕩即上
敬反天理而日進乎高明之意也謂之不可不敬蓋
如飢食渴飲之常無所為而為者也能如是則敬盡
於此而人化於彼矣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
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
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

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
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夏商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即
墜其命也與上章相古先民之意相為出入但上章

主言天眷之不足恃此則直言不敬德則墜厥命爾
蘇氏曰古人於天命不以為必有不以為必無故曰
公於歷年不其延皆不敢知者疑之也至於敬德則
有歷年不敬德則墜
厥命蓋無可疑者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一國命嗣若功王乃
初服

今王繼受天命我謂亦惟此夏商之命當嗣其有功
者謂繼其能敬德而歷年者也况王乃新邑初政

德為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不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其亦期之辭也君臣勤勞期曰我受天命大如有夏

歷年用勿替有殷歷年欲兼夏殷歷年之永也召公

又繼以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蓋以小民者勤恤之

實受天永命者歷年之實也蘇氏曰君臣一心以勤

恤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商且以民心為天命也

朱子曰小民儀刑於下則天永命之矣所謂用小民

以受天永命也呂氏曰召公拳拳言小民者國之

根本全在小民其與其亡不在大族不在諸侯止在

小民之身陳氏曰小民人所易忽澤及小民則無

不及矣堯之不虐無告文王之施仁先四者是也

新安陳氏曰勤恤即無疆惟恤之恤上下勤勞以軫

無疆之恤惟期於兼二代之歷年非他所以也惟欲

王以之繼欲以元德儀刑之未欲以之而受永命以

之者何推尚德不尚刑知其生雖至微而關於天命

者至大至久也西山真氏曰前言王其德之用祈

天永命此言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蓋永命之道無

他惟脩德與愛民而已命在天於小民何與蓋天無

心以民為心耳一篇之中言敬者凡七八曰曷其奈

何弗敬曰王敬作所曰不可不敬德曰王其疾敬德

兩言惟不敬敬德乃早墜厥命曰肆惟王其疾敬德

言之詩望之切老臣事少主倦倦之心也異時成王

為守文令主而周家卜出卜年過於夏商且過其曆

然後知召公之言真入主之藥石國家之暑龜也哉

臨川果氏曰勤恤猶帝曲言致致哉惟刑之恤

之語相始終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未有成命王亦顯我

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離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百君子殷之御事度士

也友民周之友順民也保者保而不失受者受而無

拒威命明德者德威德明也末終也召公於篇終致

敬言予小臣敢以殷周臣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當

終有天之成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此為勤惟恭

奉幣帛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而已蓋奉幣之禮臣職

之所當恭而祈天之實則在王之所自盡也又按恭

奉幣意即上文取幣以錫周公而旅王者蓋當時成

王將舉新邑之祀故召公奉以助祭云

薛氏曰先難作洛以鎮靜商人為先也與前言先服殷衛事同意

既有成命當求所以求命成命在今日求命在子孫
保受王之威德者臣下之所能至於祈天求命則非
人臣之所能在人君疾敬德以祈天命我非敢勤者
召公不取自以治洛為功勞也至此則責望於王之
身者甚重恐成王專倚恃臣下也我但能恭奉幣以
供王慶王之能祈天求命而已則祈天求命在王而
不在召公矣陳氏曰篇終復總始末之要在王和
告王敢以離民等保受威命明德者因度殷侯向和
會作洛而言敢以者自任之辭如命侯向庶殷即王
之威命宅洛圖治即王之明德和會不作即保受也
王末有成命與上王厥有成命相應王亦顯與上越
王顯相應我非敢自居其勤慮王相應王亦顯與上越
已定而自足也惟恭奉幣指前取幣旅王而言待王
能祈天永命將以無致慶而巳期望不已之意可謂
而篤矣所謂能祈天永命不過上文敬德愛小民之
陳氏曰所謂能祈天永命不過上文敬德愛小民之
事敬德愛小民即祈天永命不過上文敬德愛小民之
於篇終特以能字該之臨川吳氏曰上文已盡之故
因上文王厥有成命而言顯字勤字因上文越王顯
上勤恤而言恭奉幣因上文取幣旅王若公而言
能祈天永命亦因上文
而言以結一篇之意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卜史氏錄之以為
洛誥又并記其君臣答問及成王命周公留
治洛之事今文古文皆有○按周公拜手稽首
以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王拜手稽首
以下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肇稱殷禮
以下周公教成王宅洛之事也公明保于冲
子以下成王命公留後治洛之事也王命子
來以下周公許成王留洛君臣各盡其責難
之辭也俘來以下成王錫命愆殷命寧之事
也戊辰以下史又記其祭祀冊誥等事及周

公居洛歲月久近以附之以見周公作洛之
始終而成王舉祀發政之後即歸于周而未
嘗都洛也朱子曰讀尚書曰其間錯設解不
得處煞多昔呂伯恭解書因問之
云尚書還有解不通處答曰無有因舉洛誥
問之云據成王只使周公往營洛故俘來獻
圖及卜成王未嘗一日居洛後面如何却與
周公有所多答對又云王在新邑此如何解
伯恭遂無以答後得書云誠有解不得處○
洛誥之文有不可曉者其後乃言王在新邑
而其前已屢有答問之詞矣○葉氏曰此篇
當與召誥參看蓋非一時之言○史取周公得
卜至後世也○王氏安石曰此誥有不可知
者當缺之而釋其可知者○新安陳氏曰此
篇大不可疑者惟其有公告王宅洛行祀出命之
辭而不可載王至洛之事與其日月觀十二
在洛祭告命周公留治洛之事尚謹書之則
自三月後至十二月前此數月中至洛之大
事其當書也必矣又此篇首章九句脫簡在

康誥之首則首至洛之事其脫簡又可想矣且孺子其朋及汝惟冲子惟終等處聲牙難通又繼以王曰豈非此等處有脫簡錯簡耶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拜手稽首者史記周公遣使之禮也復如逆復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于王也謂成王為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為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則兄之子也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為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

蔡仲之命言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則周公以冢宰總百工而已豈不彰彰明甚矣乎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啟之是不可以不辨○蘇氏曰此上有脫簡在康誥自惟三月哉生魄至洪大誥治四十八

字王氏安石曰復如復逆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儒以周公代王為辟至是反政以書致之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已未嘗代王為辟何復之有○程子曰猶言告嗣天子在矣○葉氏曰復如孟子有復于王之復自孔子氏以復子明辟謂周公攝而歸政之辭古今儒者從之不取易獨王氏以為不然出或未之信焉以予考之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初無經見獨以冢宰攝政此禮之常攝者攝其事非攝其位出見周公在喪之攝不知其非以成王幼而攝故至下洛猶有歸政之言則王氏之言為有蓋○新安陳氏曰按王莽發漢孺子嬰為安定公執其手流涕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

意蓋因孔氏釋經之誤
莽遂借此以文其姦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去聲東
土首基作民明辟

凡有造基之而後成成之而後定基命所以成始也
定命所以成終也言成王幼冲退託如不敢及知天
之基命定命予乃繼太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度幾為
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洛邑在鎬京東故曰東土孫
曰周公不欲斥言王幼不能故言王若不敢及天之
初命定命則不得不嗣攝政事保佑王躬而相此洛
邑以為王當於此初作民主也○王氏炎曰承天命
以作新邑是謂基命都邑既成久安長治是謂定命
○葵初王氏曰朱子釋胤保不若
傳順正與太保先周公相宅合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

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
食補耕反來以圖及獻卜

乙卯即召誥之乙卯也洛師猶言京師也河朔黎水
河北黎水交流之內也澗水東澗水西王城也朝會
之地澗水東下都也處上聲商民之地王城在澗澗之
間下都在澗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
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伊使也
圖洛之地圖也獻卜獻其卜之兆辭也張氏曰王者
曰師○表氏曰黎水言河朔則知澗澗皆河南○陳
氏經曰先言惟洛食即今河南後言惟洛食即今洛
陽言公於洛卜此二處也召誥曰太保朝至于洛
宅則卜乃召公卜今周公曰我卜者二公同心同謀
不召公之卜即周公之卜也○蘇氏曰黎水今黎陽也
營洛以處殷民民重遷以河朔為近便卜不吉然後

卜洛也。○氏曰：卜都之意，主於商民。先卜河朔，黎水者，固其所安也。意在近地者，商民之心，意在地中者，周公之心。並列二說，以聽於天而已。卜黎於先者，先人後己之心也。黎既不以聽於天，而卜洛邑，乃協從蓋周公之心，即天心也。無間故無違也。○史氏曰：世或謂周公三卜而後洛，初於黎，水再於瀕，東瀕西又於瀕，東瀕皆不若洛之吉。宜知瀕瀕之東西，即瀕之中也。瀕水之東，即瀕之瀕也。同名為瀕，而王城瀕民之居不同，非瀕自為瀕，瀕瀕自為瀕，瀕瀕則瀕水在洛中。伊洛瀕瀕，實周流於其間。天子南嚮，則瀕水在洛之右，瀕水在洛之左。周公於瀕瀕之中，龜兆告吉，遂營王城，以建王宮。定郊，往宗廟，是為郊。廓之地，今之河南是也。又循之左，越瀕水之東，龜復告吉，遂營下都。名曰成周。又曰東郊，以居殷民。今之洛陽是也。二城相距，蓋十有八里。○臨川異氏曰：龜卜占法，今不傳。據考少孫所錄，在史記龜策傳者，每有一事，有一占法，各不同。疑卜宅之占，以兆食墨而明為吉，不食則其兆暖昧，非吉兆也。先卜黎陽，不吉，乃卜洛邑。二處而龜兆皆食其墨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

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俾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拜手稽首者，成王尊異周公而重其禮也。匹配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命來相宅為周匹休之地。言卜洛以配周命於無窮也。視示也。示我以下之休，美而常吉者也。二人，成王周公也。貞，猶當也。十萬曰億。言周公宅洛，規模宏遠，以我萬億年敬天命。故又拜手稽首以謝周公告卜之誨言。朱子曰：拜受公言，猶禹之拜昌言也。○呂氏曰：營洛實配宗周，其作我周匹休之地，匹者對宗周之辭。以予者使之之辭。尚之者甚重，而望之者甚長也。○或曰：王不在洛，言來者順公所在而言。○王

氏十朋曰詩之作豐伊匹與此匹休同意○夏氏曰
貞如厥賦貞之貞謂相當也王欲與公共當此吉祥
○王氏曰言宅洛之事定矣公當以予求遠敬天之
休以承此休常吉之卜也○新安陳氏曰視與示同
古通用漢書凡示字例作視十萬曰億泰誓又云百
萬曰億不同何也詩禾三百億鄭注十萬曰億毛公
數言之章昭注楚語曰十萬曰億古數也秦始以萬
億為億百萬為億未見所本

周公曰王肇維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殷盛也與五年再殷
祭之殷同秩序也無文祀典不載也言王始舉盛禮
祀于洛邑皆序其所當祭者雖祀典不載而義當祀
者亦序而祭之也呂氏曰定都之初肇舉盛禮大饗
群祀雖祀典不載者咸秩序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

有社焉始建新都昭假音格上下告成事也雨暘時若大役以

成報申賜也自今以始永奠中土祈鴻休也後世不

知祭祀之義鬼神之神德觀周公首以祀于新邑為言

若闕於事情者抑不知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齊被音齋

弗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放上聲諸四海無所

不準而助祭諸侯下逮胞程音庖狄○係統云胞者

之賤亦皆有字顯音若收其放而合其離益格

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於此宜周公以為首務也

日自此以下斷不可曉蓋不知是何時所言傳疏以

為王與公俱在洛對問之言樂氏以為王得十而全
洛既祭復歸鎬因留周公居守而周公有此言皆不
可考然樂氏說後數章貫穿今從之○履齋董氏曰
易曰殷薦之上帝禮有殷祭殷奠皆取殷盛之義○
新安陳氏曰王氏謂此殷禮疑即篇末十一月戊辰

之祭史述其語於前而記其事於後也。篇意十二月之祭不週以周公留洽洛之事就冬烝以告文武耳。此曰製禮曰秩無文乃非常盛禮豈十二月之祀足。以當之。三月後以至十一月王以當親至洛行大祀。禮今脫去矣。自此下至無遠用矣。乃洛邑既成。自。洛歸鎬告王以宅洛所當行之事。及欲退老之辭也。肇籥設禮以下。乃周公至鎬請王往新邑舉祀禮也。朝諸侯。證之。召諸公至洛定宅。後當還鎬。京觀召公。取諸侯之幣錫。公由公以達王。則可見矣。孺子其明。以下。必有訛誤。脫簡漏却。王往新邑。必在此處無疑。也。况梓材無邦。享集不享等語。其為敬識。百辟享之。上下文脫簡在彼。尤為顯然乎。

子齊曰王伴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周公言予整齊百官使從成王于周謂將適洛時也

予惟謂之曰庶幾其有所事乎公但微示其意以待

成王自教詔之也夏曰王祭于新邑我則整齊百官從王而往庶幾必有事於周欲禮樂自天子出也

新安陳氏曰周公言我今整齊共營洛之百官使從

王于宗周我惟謂之曰王庶幾將適新邑而有所事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古人於祭祀皆曰有事公但微示王將行祀事於洛之意於百官以待王之自教詔之也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

命篤弼

功宗功之尊顯者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

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

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蓋功臣皆祭於大烝

而勲勞之最尊顯者則為之冠故謂之元祀周公教

成王即命曰記功之尊顯者以功作元祀矣又惟命

之曰汝功臣受此褒賞之命當益厚輔王室蓋作元

祀既以慰答功臣而又勉其左右王室益圖久大之

業也後也功臣之冠天下機瞻鎮服羣下實繫此宰不可得而推矣矣
不視功載乃汝其奚自教工

至大視示也功載者記功之載籍也大視功載而無
不公則百工效之亦皆公也大視功載而或出於私
則百工效之亦皆私也其公其私悉自汝教之所謂
乃汝其悉自教工也上章告以褒賞功臣故戒其大
視功載者如此采子曰今日命曰我嘗記人之功
之神明矣吳氏曰已死者祀之其生者則載以告
賞之新安陳氏曰公因告王今當即出命曰新邑
之祀將記錄創業功臣之宗勳勞最顯者以其功列
之大祀使與享矣又當專命羣臣曰汝之受命而能
尊輔王室者亦將大視其功而載之於冊書以功
作元祀者所以報功臣於死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
灼叙弗其絕

則論功行賞孺子其可少徇比黨之私乎孺子其少
徇比黨之私則自是而往有若火然始雖燄燄尚微
而其灼燎式約將次第延熒如劣不可得而撲滅矣
言論功行賞徇私之害其初甚微其終至於不可遏
絕所以嚴其辭而禁之於未然也朱子曰周公言既
後如漢之朋黨弟於其陵南北部唐之朋黨始於

功臣於方來載之今日又當祀之後口也公又謂
言上即命惟命二說乃汝其悉自教工於百工其
常自于出之也

牛李其終也神給
滑海內塗炭是也

厥若彛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倅嚮
即有僚明作有功博大成裕汝未有辭

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常如我為政之時惟用見在周
官勿參以私人往新邑使百工知上意嚮各就有僚

明白奮揚而赴功博厚博大以裕俗則王之休聞去

亦未有辭于後世矣朱子曰戒成王歸宗周具所順
所行也

人明作有功之事務為博大之道以成寬裕之政則
成裕明作有功漢官近於明作有功而無所謂博大
成裕明作有功漢官近於明作有功而無所謂博大
廣大以成寬裕是立精明之治功而有博厚之治休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

周之王業文武始之成王當終之也此上詳於記功
教工內治之事此下則統御諸侯教養萬民之道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
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

惟事其奕侮

此御諸侯之道也百辟諸侯也享朝享也儀禮物幣
也諸侯享上有誠有偽惟人君克敬者能識之識其

誠於享者亦識其不誠於享者享不在幣而在於禮

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諸侯惟不用志於
享則國人化之亦皆謂上不必享矣舉國無享上之
誠則政事安得不至於差爽僭侮墮王度而為叛亂
哉人君可不以敬存心辨之於早察之於微乎曰享
朝而少幣享王誠以奉上之辭幣有餘而禮不及者
性性有輕上之心以為可以幣交也曰吾幣足矣何
必簡於禮公戒王責諸侯以禮不以幣恐其殺志乎
物而不役志乎禮則諸侯慢而王室輕矣此治亂之
本故公特言之春秋傳曰晉趙文子為政薄諸侯之
幣而重其禮晉穆叔曰自今已往其少弭矣夫以
列國之卿輕幣重禮猶足以弭兵王而貽其致寇也
必矣唐之衰君相皆可以賄取方鎮爭貢羨餘行苞
苴而天子始失其政以至於亡周公之戒至矣○新
安陳氏曰此區將往新邑朝諸侯而言
亦因召公取諸侯之幣旅王而言也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桀民彛汝乃

是不獲孺即乃時惟不求哉篤叙乃正父罔不
若子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子其明農哉彼
裕我民無遠用戾

此教養萬民之道也頒朕不暇未詳或曰成王當頒
布我汲汲不暇者聽我教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汝
於是而不勉焉則民彛泯亂而非所以長久之道矣
正父武王也猶今稱先正云者篤者篤厚而不忘叙
者先後之不素言篤叙武王之道無不如我則人不
敢廢汝之命矣呂氏曰武王沒周公如武王故天下
不廢周公之命周公去成王如周公則天下不廢成
王之命矣至也王往洛邑其敬之哉我其退休田野

惟明農事蓋公有歸老之志彼謂洛邑也王於洛

和裕其民則民將無遠而至焉使德我教汝以輔民

常性之道若汝不勉則不能求保天命也然則所以輔民

不如此子之所以厚叙者○陳氏經曰汝當領我前日

志昭為之事一行之○息齊余此曰說命先正訓

為先也長官之臣此指武王而引先正為此何也或

曰武王受命亂反正故稱正父○新安陳氏曰此一節

除汝注於哉茲予其明農哉二句外皆不可曉皆當

退老也此章之下當必有公從王

至新邑舉祀發命之事而今缺矣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不顯德以予小子

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

此下成王答周公及留公也大抵與上章參錯相應

明顯明之也保保佑之也稱舉也和者使不乖也恒

者使可久也居師者宅其衆也言周公明保成王舉

大明德使其上之不忝於文武仰不愧天俯不怍人

也朱子曰居師營洛邑定民居也○新安陳氏曰此

王既至洛舉祀後與公言將留公治洛先叙述公

之功德以

慰藉之也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宗功宗之宗也下文宗禮同將大也孔氏曰厚尊大

新安陳氏曰此蓋王述已行之事之辭即答

公所謂王肇稱秩元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

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忠祀

旁無方所也因上下四方為言穆穆和敬也迓迎也

言周公之德昭著於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以

迎治平不迷失文武所勤之教於天下公之德教加於時者如此予冲子夫音扶何為哉惟早夜以謹祭祀而已蓋成王知周公之志故示其所以留之之意也朱子曰穆穆和敬之貌天子之容旁作謂周王之教○陳氏大猷曰不曰已太平方且和敬以迓之已治猶未治也使以為既平則無禮方進之意王言我歸宗周蘇氏曰祭則我冲子政則周公成由審氏祭則寡人亦畧猶是言祭則我小子迓太平明教化皆委重於公也○新安陳氏曰此王推美歸重於公猶欲其益因德業之盛而加自強不息之誠我小子但主祀而已此已示留公之意也

王曰公功非油篋罔不若時

言周公之功所以輔我啓我者厚矣當常如是未可

以言去也

朱子曰公之功輔導我已厚矣無不若是以上所稱也

王曰公小子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此下成王留周公治洛也成王言我退即居于周命公留後治洛蓋洛邑之作周公本欲成王遷都以宅天下之中而成王之意則未欲捨錫京而廢祖宗之舊故於洛邑舉祀發政之後即欲歸居于周而留周公治洛謂之後者先成王之辭猶後世留守留後之義先儒謂封伯禽以為魯後者非是攷之費誓東郊不開乃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禽就國蓋已久矣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其字之義益可見其為周公不為伯禽也朱子曰上文王曰兩段周公無答辭疑有缺命公後唐節度留後之意○史丞相說書亦有好處如

既歸命周公在後看公定予往已一言便見得是周公曰在後之意○西山真氏曰按史記魯世家伯禽即位之後管蔡等反淮夷徐戎亦並與於是伯禽帥師伐之於躬遂平徐戎據此則蔡說當矣○新安陳氏曰成王自謂其退即辟于周味退之一字則王時退在洛邑可知據身在洛邑言故以還歸宗周為退此皆忽之謙辭亦述社返語勢之當然耳先儒於此皆忽之故不敢質言此章為王至洛後之辭也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

宗禮即功宗之禮也亂治也四方開治公之功也未

定功宗之禮故未能救公功也救功者安定其功之

謂即下文命寧者也朱子曰迪順也四方雖已順治謂即下文命寧者也猶未定于尊公之禮未有以既

治公之功

由將其後監鑒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

四輔

將大也周公居洛啓大其後使我士師工有所監視

大保文武所受於天之民而治為宗周之四輔也漢

三輔蓋本諸此今按先言啓大其後而繼以亂為四

輔則命周公留後於洛明矣朱子曰周公在後監我百官士也師也丁也四

輔猶四鄰○新安陳氏曰王制設四輔及三公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承也引王制之四輔解此四輔亦與朱子四鄰之說合王以治為四輔之大臣望公

下文公以治為四方之新辟望王君臣交相期望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

惟無斃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定爾雅曰止也成王欲周公止洛而自歸往宗周言

周公之功人皆肅而將之欽而悅之宜鎮撫洛邑以

慰懌人心毋求去以困我也我惟無厭其安民之事

公勿替所以監我士師工者四方得以世世享公之德也。果氏曰：前漢書兩引公無困哉，皆以哉作我，當以我為正。朱子曰：此王與公決而歸之言也。公定居於安國安民之事，公但勿廢其所以儀刑四方者，則四方其世享矣。○一說：世享，世尊享我周無困勿替，皆欲公留而勿去之意。○新安陳氏曰：此章之上必有公答王之辭，蓋不許王留後之請也。所以王言辭危，勿替刑以下，其望遠。又上章言予冲子夙夜惓惓，成王全倚重於公而已。僅主祭宜，公未許留至此，曰：我惟無倦於康安之事，是王能以安天下自任，而不全倚於公，宜公下章幡然許留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先烈，考武王弘朕恭。

此下周公許成王留等事也。來者來洛邑也。承保乃

文祖受命，民及先烈，考武王者，答誕保文武受民之言也。責難於君，謂之恭。弘朕恭者，大其責難之義也。陳氏曰：弘大我事君之恭。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典，典章也。殷獻民殷之賢者也。言當大厚其典章，及殷之獻民，蓋文獻者為治之大要也。亂治也。言成王於新邑致治，為四方新主也。作周恭先者，人君恭以接下，以恭而倡後王也。公又言其自是宅中圖治，萬邦咸底休美，則王其有成績矣。此周公以治洛之效。

望之成王也。新安陳氏曰孺子來相宅乃公述王之先以恭而率先後之為王者也曰者公期望於王之辭其自時中又其即將然之辭也

予也。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字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多子者衆卿大夫也。唐孔氏曰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師衆也。周公言我以衆卿大夫及治事之臣。篤厚文武成功。以答天下之衆也。字信也。作周字先者。人臣信以事上。以信而倡後人也。考成也。昭子。猶所謂明辟也。親之。故曰子刑。儀刑也。單。殫也。言成我明子儀刑。而殫盡文王之德。蓋周公與群臣篤前人成烈者。所以成成王之刑。乃殫文祖德也。此周公以

洽洛之事自效也。

新安陳氏曰作周字先為周家之子信之臣之先以信而率先後之為臣者也。亂為四方新辟當變亂為四輔對觀作周字先富與作周恭先對觀蓋公與王交相期望各盡責任之辭也。陳氏曰此處上下疑有缺文

佯來。毖殷。乃命寧子。以秬鬯。一卣。音曰。

明禋。音拜。手稽首。休享。

此謹毖殷民。而命寧周公也。秬。黑黍也。一。稔。音二。米和氣所生。鬯。鬱金香草也。卣。中尊也。明。潔。禋。敬也。以事神之禮。事公也。蘇氏曰。以黑黍為酒。合以鬱鬯。所以裸。音也。宗廟之禮。莫盛於裸。王使人來戒。敕。殷。且以秬鬯。二卣。綏寧周公曰。明禋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享禮。禮之酒。清。

人渴而不飲肉乾音人飢而不食也故享有體薦豈
非敬之至者則其禮如祭也歟新安陳氏曰寧如
拜手稽首休享者述王命使之辭曰此明
之酒今拜稽而致休美以享公焉敬之至者其禮如
祭傳曰享有體薦一證也記曰
君子敬則用祭器又一證也

子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宿與顧命三宿之宿同禋祭名周公不敢受此禮而

祭於文武也惠齋余氏曰顧命宿訓為進爵

惠篤叙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

此祭之祝辭周公為成王禱也惠順也篤叙與篤叙

乃正父同順篤叙文武之道身其康強無有遘遇自

罹疾害者子孫萬年厭飽乃德殷人亦求壽考也陳

大猷曰惠順文武之道篤叙而行之

王侔殷乃承叙萬年其求觀朕子懷德

承聽受也叙教條次第也王使殷人承叙萬年其求

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也蓋周公雖許成王留洛然

且謂王侔殷者若曰遷洛之民我固任之至於使其

承叙萬年則實繫于王也亦責難之意與召誥末用

供王能祈天命語脉相類張氏曰觀此書周公不敢

之禮祭公其敢當乎所以春秋於魯之郊禘皆貶其

乎安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

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

咸格王入太室裸。

此下史官記祭祀冊誥等事以附篇末也。戊辰十二月之戊辰日也。是日成王在洛舉烝祭之禮。曰歲云者歲舉之祭也。周尚赤故用駢宗廟禮太牢。此用特牛者命周公留後於洛故舉盛禮也。逸史佚也。作冊者冊書也。逸祝冊者史逸爲祝冊以告神也。惟告周公其後者祝冊所載更不他及。惟告周公留守其後之意重其事也。王賓猶虞賓祀宋之屬助祭諸侯也。諸侯以王殺牲禋祭祖廟故成至也。太室清廟中央室也。裸灌也以圭瓚酌秬鬯灌地以降神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逸誥者史逸誥周公治洛留後也。在十有二月者明戊辰爲十二月日也。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吳氏曰周公自留洛之後凡七年而薨也。成王之留公也。言誕保文武受命公之復成王也。亦言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故史臣於其終計其年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蓋終始公之辭云。

多士

商民遷洛者亦有有位之士故周公洛邑初政以王命總呼多士而告之編書者因以名

叙

篇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吳氏曰：方遷商民于洛之時，成周未作，其後王與周公居之，其曰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周而居之。其曰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者，迷遷民之初也。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言遷民而後作洛也。故洛誥一篇，終始皆無欲遷商民之意。惟周公既誥成王，留治于洛之後，乃曰：『佅來恣殷，又曰：『王佅殷，乃承叔。當時商民已遷于洛，故其言如此。愚

乃殷之志
嘗以殷民

謂武王已有都洛之志，故周公黜殷之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即遷于洛。至是建成周，造廬舍，定疆場，乃告命與之。更平始焉。爾此多士之所以作也。由是而推，則召誥攻位之度，殷其已遷洛之民歟。不然，則受都今衛州也。洛邑今西京也，相去四百餘里，召公安得捨近之友民而役遠之讎民哉。書序以為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者，謬矣。吾固以為非孔子所作也。臣氏曰：遷洛之事，召誥經營之。洛誥考成也。臣氏曰：則慰安之也。○張氏曰：周之頑民，乃商之忠臣也。○王氏曰：篇名多士，而皆以爲頑民，何也。在官者謂之士，卿大夫士是。在官之說，士也。且周公未始以殷民爲頑，成

王命君陳始有無忿疾于頑之語夫殷民不附周謂之頑可也。不忘殷謂之頑可乎。故頑之一字周公於康誥酒誥多士多方等書嘗出諸口也。新安陳氏曰諸家過言。所以於昔朕來自奄全說不通。吳紘當矣。吉豐彭氏曰此篇以多士名者蓋遷洛雖皆殷民而中亦有有位者。海謂之主則上可以該夫卿大夫下可以該夫士農工商故以多士總之。

惟二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此多士之本序也。三月成王祀洛次年之二月也。周公至洛久矣。此言初者成王既不果遷留公治洛至是公始行治洛之事故謂之初也。曰商王士者貴之也。孔氏曰周公致政明年三月也。或曰于於也。孔氏曰殷民遷于成周從舊長所治故先告之。殷士順從則殷民皆然矣。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曼天大降喪去于殷

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

弗弔未詳意其為歎憫之辭當時方言爾也曼天秋

天也主肅殺而言歎憫言曼天大降災害而喪殷我

周受眷佑之命奉將天之明威致王罰之公勅正殷

命而格之以終上帝之事恭推革命之公以開諭之

也息齋余氏曰弗弔大誥引不弔曼天為訓甚明。言氏曰以天言之曰明威以人言之曰王罰。○王

氏曰終與受終于文祖之終同。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弔允罔

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肆與康誥肆汝小子封同弋取也弋鳥之弋言有心

於取之也呼多士誥之謂以勢而言我小國亦豈敢
弋取殷命蓋我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而不固其
亂者天之道也惟天不與殷信其不固殷之亂矣惟
天不固殷之亂故輔我周之治而天位自有不容
辭者我其敢有求位之心哉蘇氏曰固如推亡固存
固亂也○林氏曰告殷士以天命之公使知殷夫天
命而亡則誰能與之周得天命而與則誰能違之

惟帝不異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秉持也言天命之所不與即民心之所秉爲民心之
所秉爲即天威之所明畏者也反覆天民相因之理
以見天之果不外乎民民之果不外乎天也詩言秉
彛此言秉爲者彛以理言爲以用言也陳氏經曰紂
之惡至於失

人心則天命之所去周之德至於下民秉爲即天
之所與○新安陳氏曰既曰惟天不異又曰惟帝不
異既曰將天明威又曰惟天明畏反覆以天命之去
留曉然士而潛消其觀觴猜疑之私耳○意齋朱氏
曰明畏只如臯陶
漢篇所訓爲明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
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
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引道逸安也降格與呂刑降格同呂氏曰上帝引逸
者非有形聲之接也人心得其安則疊疊而不能已
斯則上帝引之也是理坦然亦何間法於樂第樂喪
其良心自不適於安耳帝實引之樂實避之帝猶未
遽絕也乃降格災異以示意嚮於樂樂猶不知警懼

不能敬用帝命乃大肆淫逸雖有矯誣之辭而天罔
念聞之仲虺所謂帝用不臧是也廢其大命降致其
罰而夏祚終矣陳氏大猷曰天於人君常欲導之於
安逸之地如為善最樂作德日休即
帝之引逸也桀乃不適於逸自趨於危○呂氏曰天
人之際惟極乃通治極則通格于皇天是也亂極亦
通惟帝降格是也桀惡升聞故帝降格謹告災異以
示所嚮於是覆邦董子曰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
以警戒之即降格之謂也自絕于天天亦絕之
國之元命猶人之元氣有則生無則死者也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甸治也伊尹稱湯旁求俊彥孟子稱湯立賢無方蓋
明揚俊民分布遠邇甸治區畫成湯立政之大經也
周公反復以夏罔為言者蓋夏之亡即殷之亡湯之
興即武王之興也商民觀是亦可以自反矣新安陳氏曰

如奄甸萬
姓之甸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明德者所以修其身恤祀者所以敬乎神也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
配天其澤

亦惟天大建立保治有殷殷之先王亦皆操評存此
心無敢失帝之則無不配天以澤民也薛氏曰無所
不浹天之澤

也王者宅天下無彼疆此界之殊配天其澤也○
安陳氏曰此之罔不明德與下文惟天不異不明
德當對觀恤祀與罔失帝配天澤皆自克明
德中來也商先王以明德而得天命也如此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
王勤家誕淫厥汰音逸罔顧于天顯民祗

後嗣王紂也。紂大不明於天道，况曰能聽念商先王之勤勞於邦家者乎。大肆淫泆，無復顧念天之顯道，民之敬畏者也。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兹大喪。法

大喪者，國亡而身戮也。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商先王以明德而天不建，則商後王不明德而天不畀矣。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凡四方小大邦國喪亡，其致罰皆有可言者。况商罪貫盈而周奉辭以伐之者乎。屈氏曰：天也。祖宗也。民也。自古帝王所共畏也。

紂不聽念先王，罔顧天顯，民祇二畏，皆亡無所不至矣。○新安陳氏曰：紂之殘惡，皆自不明德中來，其以天命也如此。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不靈，承帝事。

靈，善也。大善承天之所為也。武成言祇承上帝以遏

亂略是也。

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

帝有命曰：割殷，則不得不戡。音定剪除，告其勅正之事于帝也。武成言告于皇天后土，將有大正于商者，是也。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上帝既命。

侯于周服。惟爾王家我適之謂。言割殷之事。非有私心。一於從帝而無貳適。則爾殷王家自不容不我適矣。周不貳于帝。殷其能貳於周乎。蓋示以確然不可動搖之意。而潛消頑民反側之情。爾然聖賢事不貳適。日用飲食莫不皆然。蓋所以事天也。豈特割殷之事而已哉。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勸。自乃邑。

三監倡亂。予其曰。乃汝大為非法。非我爾勸。變自爾邑。猶伊訓所謂造攻自鳴條也。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矣。肆不正。

予亦念天。就殷邦。屢降大矣。紂既死。武庚又死。故邪。

慝不正言當遷徙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時是也。指上文殷大矣而言。謂惟是之故。所以遷居西爾。非我一人。樂如是之遷徙。震動也。是惟天命如此。汝毋違越。我不敢有後命。謂有他罰。爾無我怨也。

唐孔氏曰。從殷適洛。南行而西向。故為西。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即其舊聞。以開諭之也。殷之先世有冊書。典籍載殷改夏命之事。正如是耳。爾何獨疑於今乎。

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
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
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周公既舉商革夏事以諭頑民頑民復以商革夏事
責周謂商革夏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啓迪簡拔在商
王之庭有服列于百僚之間今周於商士未聞有所
簡拔也周公舉其言以大義折之言爾頑民雖有是
言然予一人所聽用者惟以德而已故予敢求爾於
天邑商而遷之於洛者以異率德改行焉予惟循商
故事矜恤於爾而已其不爾用者非我之罪也是惟
天命如此蓋章德者天之命今頑民滅德而欲求用

得乎陳氏大猷曰迪簡王庭職之大者有服百僚職
之小者聽用德聽察其有德者而用之○陳氏
經曰聽用德者爾有德我何敢不用爾無德我何敢
苟用商士所言皆私情王所言皆天理不擇賢否而
用非天理矣○呂氏曰商猶謂之天邑者蓋言其地
舊為天子之都重其事而敬其辭裁之者固甚正待
之者亦甚厚矣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音淹予大降爾四國民命
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馭音去比音去事臣我宗多遜
降猶今法降等云者言昔我來自商奄之時汝四國
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爾命不忍誅戮乃止明致天
罰移爾遠居于洛以親比臣我宗周有多遜之美其
罰蓋亦甚輕其恩固已甚厚今乃猶有所怨望乎詳
此章則商民之遷固已久矣陳氏大猷曰此奄與淮

夷三監同助武庚以叛周公東征一舉而誅四國備言來自奄者伐奄在後誅奄即來也四國殷管蔡霍也法成周濟濟多遜之盛

王曰生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以自奄之命為初命則此命為申命也言我惟不忍爾殺故申明此命且我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之地亦惟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而無所處故也詳此章則遷民在營洛之先矣吳氏曰來自奄稱昔者遠日之辭也作大邑稱今者近日之辭也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者期之之辭也攸服奔

走臣我多遜者果能之辭也以此又知遷民在前而作洛在後也

爾乃尚有爾士爾乃尚寧幹止

幹事止居也爾乃庶幾有爾田業庶幾安爾所事安爾所居也詳此章所言皆仍舊有土田居止之辭信商民之遷舊矣孔氏不得其說而以得反所生釋之於文義似矣而事則非也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帝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敬則言動無不循理天之所福吉祥所集也不敬則言動莫不違悖天之所禍刑戮所加也豈特竄徙不

有爾土而已哉身亦有所不能保矣新安陳氏曰蔡

爾土加竄徒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

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邑四井為邑之邑繼者承續安居之謂有營為有壽

考皆于茲洛焉爾之子孫乃興自爾遷始也夫自亡

國之末裔為起家之始祖頑民雖愚亦知所擇矣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王曰之下當有缺文以多方篇末王曰又曰推之可

見時我或有所言皆以爾之所居止為念也申結上

文爾居之意王曰下必有脫簡又曰下必有脫文不可強解○新安陳氏曰多士

一書中言興喪則由於天命天命則繫於德言德則本於敬終之以爾土爾邑有恒產者有恒心而非誇利也

無逸

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以

勤而興以逸而廢也蓋戒舜曰罔遊于逸罔

淫于樂舜大聖也蓋猶以是戒之則時君世

主其可忽哉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

知無逸也故作是書以訓之言則古昔必稱

商王者時之近也必稱先王者王之親也舉

三宗者繼世之君也詳文祖者耳目之所遠

也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怨詛

無不具載豈獨成王之所當知哉實天下萬
世人主之龜鑑也是篇凡七更端周公皆以
嗚呼發之深嗟永歎其意深遠矣亦訓體也
今文古文皆有張氏曰周召之於成王所陳
逸則不敬敬逸之分而歷年之延否享國之
壽夭判焉召公以敬陳於前周公以無逸戒
於後不如此不足以為用召公曰逸者
禍亂之源三年東征以定外亂此特治其末
流爾無逸者治源之本陳氏大猷曰逸者萬惡
之根無逸者萬善之本無逸一篇所以為百
代之元龜○書通釋註云無逸一篇其要在知
小人之依與否繼言殷三宗之賢愚係乎能知乎
此後王之天亦由其不能知也周之先王具
智固不異於三宗周之後王宜以文王為法
而商紂為戒未言三宗文王有迪哲之實
故聞小人之怨詈則反諸躬而不尤人成王

康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其可聽信其語而速怨哉周公總
以嗣王其監于茲結之得無意耶

所猶處所也君子以無逸為所動靜食息無不在是
焉作輟則非所謂所矣許卿柳兄言東萊解無逸
一篇極好朱子扣之曰伯恭

如何解君子所其無逸如兄曰東萊解所字為居
字曰若其則不敢如此說諸友請曰先生將如何說
曰恐有脫字則不可知若說不行而必強立一說雖
若可觀只恐道理不可如此○呂氏曰凡人作勤作怠
亦無有無逸之時然能暫而不能居非其所無逸者也
惟君子以無逸為所如魚之於水鳥之於林有不可
得而離者焉○陳氏大猷曰所若北辰居其所之
蓋居而不移之謂○李氏杞曰所安也猶止其所之
與王敬作所不安於無逸也○新安陳氏曰所其無逸
之意釋之懼其巧鑿非古人之本意也然呂
說為可喜所以朱子非之而蔡氏仍本之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勤居逸也依者指稼穡而言小民所恃以為生者也農之依田猶魚之依水木之依土魚無水則死木無土則枯民非稼穡則無以生也故舜自耕稼以至為帝禹稷躬稼以有天下文武之基起於后稷四民之事莫勞於稼穡生民之功莫盛於稼穡周公發無逸之訓而首及乎此有以哉林氏曰惟知稼穡之艱難為念而不留意於逸者也乃所以能逸蓋好逸者未必能逸無逸者乃能逸先備嘗稼穡之艱難乃處於安逸則深知小人之所依未嘗知稼穡之艱難而遽處安逸與一宮室起一宮遽處人上公深為之懼故以此章警之若以始勤而後逸樂也非此論啓之自有逸樂之理君子當以

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相去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難為逸不當以逸為逸也。南軒張氏曰周自后稷以農事開國歷山相傳相與咨嗟數息服習乎艱難而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周公之告成王詩有七月皆言農桑之候書有無逸欲其知稼穡知小人之依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夫治常生於敬畏而亂常起於驕逸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艱難而心非治之者寡矣是心常有則驕矜逸豫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歟。陳氏曰所其無逸知小人之依此一篇之綱領後章言三宗文王及怨詈之事皆反覆推明乎此也。新安陳氏曰先王及怨詈之艱難乃逸以為先艱難而後可謀安逸固非矣以為艱難乃所以為安逸亦非也蓋君逸於上君本逸也惟以勤居逸雖逸而能無逸乃諺既誕此論超出諸家下文厥子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此論超出諸家六字一句讀亦不妨如此說云

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相去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

人無聞知

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逸為逸也俚語曰諺言
視小民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於豢音養不知
稼穡之艱難乃縱逸自恣乃習俚巷鄙語既又誕妄
無所不至不然則又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聞
無知徒自勞苦而不知所以自逸也昔劉裕奮農畝
而取江左一再傳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
得此亦過矣此正所謂昔之人無聞知也使成王非
周公之訓安知其不以公劉后稷為田舍翁乎蘇氏曰農
夫之子生而飽暖且不知艱難而况於王乎○南史
宋高祖劉裕孫孝武帝駿壞高祖所居陰室為玉
殿林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盤籠麻繩拂衣韻川
盛稱高祖儉德上曰田舍翁得此已為過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
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
七十有五年

中宗大戊也嚴則莊重恭則謙抑寅則欽肅畏則戒
懼天命即天理也中宗嚴恭寅畏以天理而自檢律
其身至於治民之際亦祇敬恐懼而不敢怠荒安寧
中宗無逸之實如此故能有享國永年之效也按書
序太戊有涼命咸又等精意述其當時敬天治民之
事今無所攷矣孔氏曰以嚴思之故得壽考之福下
無逸之理此復舉無逸之君以不之法此中宗無逸
之實嚴恭寅畏合而言之故也因彙敷而修省亦其
敬天命之一端天人一理既畏天命必不敢輕下民
庶懼不敢荒寧皆敬也惟敬故壽也主靜則悠遠傳

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清神內固而不浮至於儉約克治去賦賦之累則不在此言凡此皆敬之文壽之理自此至文王其壽無窮行合於法度者無非天命之流行○季氏曰無逸以寡慾寡慾而不壽者鮮矣逸樂必多慾多慾而能全生者亦鮮矣既以無逸致壽者為之勸又以逸樂損壽者為之戒使前有所慕後有所警有所警則知無逸之可法有所戒則知逸樂之不可追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音梁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武丁也未即位之時其父小乙使父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故於小民稼穡艱難備嘗知之也

和也發言和順當於理也嘉善靖安也嘉靖者禮樂教化蔚然於安居樂業之中也漢文帝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謂之嘉則不可小大無時或怨者萬民咸和也乃雍者和之發於身嘉靖者和之達於政無怨者和之著於民也餘見說命高宗無逸之實如此故亦有享國來年之效也和氏曰三年不言聖賢之君一道也小大無怨民氣上下章論文王咸和萬民亦理又發此意以申勤成王下章論文王咸和萬民亦長之意也張氏曰不取茶寧則志氣發定精神純一而盡長年之基民心大和尊迎善氣又所以致長年也蓋神氣耗散則振本不固屬氣外襲則天和日消有一是致天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

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二十有二年

史記高宗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則祖甲高宗之子祖庚之弟也鄭玄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為不義逃於民間故云不義惟王按漢孔氏以祖甲為大甲蓋以國語稱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孔氏見此等記載意為帝甲必非周公所稱者又以不義惟王與大甲此乃不義文似遂以此稱祖甲者為大甲然詳此章舊為小人作其即位與上章爰暨小人作其即位文勢正類所謂小人者皆指微賤而言非謂險音織小之人也作其即位亦不見大甲復政思

庸之意又核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二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大甲為祖甲况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帝以太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二人俱稱祖甲國語傳訛承謬旁記曲說不足盡信要以周公之言為正又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二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為祖甲而非大甲明矣
近生知高宗學知祖甲困知者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音洛之從自時厥後亦

年
周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

過樂謂之耽泛言自二宗之後即君位者主則逸豫
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伐性
喪生故自三宗之後亦無能壽考遠者不過十年七
八年近者五六年三四年爾耽樂愈甚則享年愈促
也凡入莫不欲壽而惡去天此篇專以享年求不求
為言所以開其所欲而禁其所當戒也陳氏經曰逸
所好有其於逸樂者苟以艱難而得壽矣為而逸樂
艱難人所惡然所惡有其於艱難者苟以逸樂而促
壽矣為而不艱難公之言奪常情之好惡而示以所
其好甚惡也蕭氏曰人莫不好逸欲而其所甚好
者生也以逸豫為未必害生也漢武帝唐明皇豈無欲
信者以逸豫為未必害生也漢武帝唐明皇豈無欲

者哉而壽如此夫多欲不享國者皆是也武帝明皇
千一而已豈可專望乎此哉一曰曰憂勤者必壽
逸豫者必夭此周公格言大訓非特以戒成王實與
世之主之龜鑑也蓋人之一心苟有所操存則精神
思慮日由乎天理之中其壽固可以孔子所謂仁者
壽詩人所謂樂只君子萬壽無期亦即其理而推之
乃後世之君憚憂勤而恣逸樂伐性傷生靡所不至
初王曰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明皇蕭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亦可備經筵
進讀之一義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商猶異世也故又即我周先王告之言太王王季能
自謙抑謹畏者蓋將論文王之無逸故先述其源流
之深長也大抵抑畏者無逸之本縱肆怠荒皆矜誇
無忌憚者之為故下文言文王曰柔曰恭曰不敢皆

原大王王季抑畏之心發之耳陳氏大猷曰克自者
不與也抑者所以下之也如制忿欲去奢皆自是也
畏敬畏也人所以肆行無畏不能自抑故也抑其私
欲惟義是從則必畏天
命畏祖宗畏小民矣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卑服猶禹所謂惡衣服也康功安民之功田功養民
之功言文王於衣服之奉所性不存而專意於安養
斯民也卑服蓋舉一端而言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
可類推孔氏曰就田功以知稼穡之艱難○新安陳
知稼穡艱難乃無逸之根本一篇之綱領也○西晉四
君皆由於此彼上則逸之君只為不知稼穡艱難耳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
晷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徽懿皆美也晷日昃徒結反也柔謂之徽則非柔懦之
柔恭謂之懿則非足反好遇恭之恭文王有柔恭之德
而極其徽懿之盛和易近民於小民則懷保之於鰥
寡則惠鮮之惠鮮云者鰥寡之人垂首喪去氣資子
音賙給之使之有生意也自朝至于日之中自中至
于日之晷一食之頃有不遑暇欲咸和萬民使無一
不得其所也文王心在乎民自不知其勤勞如此豈
秦始皇衡石程書隋文帝衛士傳餐代有司之任者
之為哉立政高攸兼于庶言度獄度慎則文王又若無
所事事者不讀無逸則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
則無以知文王之逸合二書觀之則文王之所從事

可知矣

問繳柔懿恭是一字二字朱子曰二字柔者須繳恭者須懿柔而不繳則姑息恭而不懿則非由中出柔易於暗弱繳者發揚之意恭形於外懿則有蘊藏之意○陳氏大猷曰甲服非止惡衣服皆甲服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遊田國有常制文王不敢盤遊無度上不濫費故下無過取而能以庶邦惟正之供於常真正數之外無橫歛並去聲也言庶邦則民可知文王為西伯所統庶邦皆有常供春秋貢於霸王者班班可見至唐猶有送使之制則諸侯之供方伯舊矣受命言為諸侯也中身者漢孔氏曰文王九十七而終即位時年四十

七言中身舉全數也上文崇素儉恤孤獨勤政事戒遊佚皆文王無逸之實故其享國有歷年之求

有血氣患於上陵必學問以下之抑損祗畏以自下則用力於無逸深矣力不分於奉已故功全歸於恤民惠澤之使鮮鮮有生意盤遊田曰不敢翼翼之小心也此章言文王家法凡無逸之條曰如崇儉素重農畝恤窮困勤政事戒遊田損橫歛大略皆備其稱文王之壽即前章之意以此為防後世猶為文王憂勤損壽之說以啓人主之好逸如鄭玄者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則法也其指文王而言淫過也言自今日以往嗣王其法文王無過于觀逸游田以萬民惟正賦之供上文言遊田而不言觀逸以大而包小也言庶邦而不

言萬民以遠而見近也

無皇曰今日耽樂音洛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音醜于酒德哉

無與毋通皇與違通訓法若順則法也毋自寬假曰今日姑為是耽樂也一日耽樂固若未害然下非民之所法上非天之所順時人大法其過逸之行胡孟猶商人化受而崇飲之類故繼之曰毋若商王受之沈迷酗于酒德哉音醜酒謂之德者德有凶有吉韓子所謂道與德為虛位是也陳氏經曰兩惟正之供皆也觀逸遊田人君未嘗無特不可過其則耳一日樂若未害也而以爲不可者蓋此心不可以斯須去

斯須而忘是故其心自此以件不可收拾矣呂氏曰雖戒成士價欲後嗣其守此訓故以繼自今言觀覽以舒其目安逸以休其身游豫以省風俗民猶入於亂亡矣故公使田之無涯過于此必絕之使無則適憂拘制矣觀逸遊田之無涯過于此必絕之使無常經自應以萬民惟正之供始耽樂者毋自怨曰今日既樂爾是心一流將一之日二日浸浸終身不返矣苟不戒一日之耽樂必至為紉之徒無皇曰今日耽樂蓋原淫樂之始使至深絕其微無若殷王受今日耽樂之終使知必至此極始終備矣林氏曰隱公觀魚莊公觀社觀也唐敬宗日晏坐朝逸也周穆公至有車轍馬迹遊也太康敗洛表田也皆淫於此者舉紉俾王知所戒紉之惡無不有酒其最也人無智愚皆知憂勤必享國逸欲必戕生惟沈酒于酒心志昏亂則雖死不能無逸公所以專以此申戒也詩曰今日耽樂與義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

有教誨民無或胥誨音誨張為幻音

胥相訓誡惠順誨音誨張誕也變名易實以眩音

觀者曰幻歎息言古人德業已盛其臣猶且相與誡

告之相與保惠之相與教誨之保惠者保養而將順

之非特誡告而已也教誨則有規正成就之意又非

特保惠而已也惟其若是是以視聽思慮無所蔽塞

好惡取予音與明而不悖故當時之民無或敢誑誕為

幻也音氏曰訓誡教誨皆見於言語保惠則調護於

也講張邪說也忠言交進則邪說莫行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

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音祝

正刑正法也言成王於上文古人胥訓告保惠教誨

之事而不聽信則人乃法則之君臣上下師師非度

必變亂先王之正法無小無大莫不盡取而紛更音

之蓋先王之法甚便於民甚不便於縱侈之君如省

刑罰以重民命民之所便也而君之殘酷音哭者則必

變亂之如薄賦歛音去以厚民生民之所便也而君之

貪侈者則必變亂之厥心違怨者怨之蓄于中也厥

口詛祝者怨之形於外也為人上而使民心口交怨

其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此蓋治亂存亡之機故周公

嚶嚶言之陳氏大猷曰承上章無然咸和之意遂及

神謂之祝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

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迪蹈哲智也孟子以知而弗去為智之實迪云者所謂弗去是也人主知小人之依而或忿矣之者是不能蹈其知者也惟中宗高宗祖甲文王允蹈其知故周公以迪哲稱之

厥或生且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

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詈罵言也其或有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反諸其身不尤其人其所誣毀之愆安而受之曰是我之愆允若時者誠實若是非止隱忍不敢藏

怒也蓋三宗文王於小民之依心誠知之故不暇責

小人之過言且因以察吾身之未至怨詈之語乃所

樂聞是豈特止於隱忍含怒不發而已哉皇唐孔氏曰敬德○朱氏方大曰聞謗而自反以敬德則凡怨詈之來皆箴砭之益吾方資之以自反何止不敢含怒於心而已苟非發於中心之誠惟不敢含怒而止則

此厥不聽人乃或譎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

則信之則若時不求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

無罪殺無辜音怨有同是叢音于厥身綽大叢聚也言成王於上文三宗文王迪哲之喜肯聽信則小人乃或誑誕變置虛實曰小民怨汝詈

汝汝則聽信之則如是不能永念其為君之道不能
寬大其心以誑誕無實之言羅織疑似亂罰無罪殺
戮無辜天下之人受禍不同而同於怨皆叢於人君
之一身亦何便於此哉大抵無逸之書以知小人之
依為一篇綱領而此章則申言既知小人之依則當
蹈其知也三宗文王能蹈其知故其胥次寬平人之
怨詈不足以芥蒂其心如天地之於萬物一於長育
而已其悍疾憤矣天豈私怒於其間哉天地以萬物
為心人君以萬民為心故君人者要當以民之怨詈
為己責不當以民之怨詈為己怒以為己責則民安
而君亦安以為己怒則民危而君亦危矣吁可不戒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哉林氏曰以詩張之說妄殺如幽厲之監謗秦立誹
皆自幻言有以惑之始人主憂勤則心莊氣肅而一
身和天下無怨詈而天下和壽所以長也人主逸樂則
心有所蠱壞而一身失其和邪說進小人怨殺戮肆
行而天下失其和此壽所以短也推言人主之怨詈
及小人怨詈之情可謂深切矣○夏氏曰向之怨詈
猶有限也至此普天同怨是怨叢於一身矣民氣如
此欲享國長久得乎此意蓋在言外也○范氏曰明
君惟聽正直故讒慝之言不入於耳暗君好聽讒佞
故殺誑之言自至於前人之君當修德以弭然不可
刑殺止怨以刑殺止怨怨之愈甚大決所潰不可收
拾矣○申氏曰無逸始以逸之惟無逸然則以棄忠言
感邪說壞法度治誹謗結以逸之惟無逸然則以棄忠言
而所以保無逸者亦不可過戒是數者也○新安陳
氏曰末章承上章以論處怨詈之道無召民和而使
自無時或怨上也因怨言而自反次也召民和而使
而怨叢無次矣周公以怨詈等事寬其君心而伸舒
民氣其為邦本國
朕計豈淺淺哉

詩經卷之八

卷之八

茲者指上文而言也無逸一篇七章章首皆先致其
咨嗟詠歎之意然後及其所言之事至此章則於嗟
歎之外更無他語惟以嗣王其監于茲結之所謂言
有盡而意則無窮成王得無深警於此哉董氏曰此篇聖所
其無逸以爲之綱而分先知豫備艱難與不知艱難
以爲之日此一書之大旨也商三君先知艱難者也後
王生則逸不知艱難者也戒嗣王之觀逸遊田懼其
不知艱難也遠引古人恐不盡信故尤欲其師文王
懲商紂以耳目所及者爲
言焉真萬世之龜鑑哉

君奭音式

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史氏錄其告語爲
篇亦誥體也以周公首呼君奭因以君奭名
篇篇中語多未詳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

之作史記謂方吳公疑周公當國踐祚唐孔氏
謂召公以周公嘗攝王政今復在臣位魯氏
謂召公未免常人之情以爵位先後介意故
周公作是篇以諭之陋哉斯言要皆爲序文
所設獨蘇氏謂召公之意欲周公告老而歸
爲近之然詳本篇旨意迺召公自以盛滿難
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復告諭以留
之爾孰復而詳味之其義固可見也朱子曰
徐這意思曉不得若論事了儘未在看來是
見成王已臨政便也小定了許多事周公自
可了得所以求去○程子曰師保之任古人
難之故召公不說者不敢安於保也周公作
書以勉之召公爲在昔人君所以致治者皆賴
其臣而使召公謀所以裕已也○問召公不

說之意。朱子曰：召公不悅，只是小事，恁地說。他道：却無此意。這只是召公要去後，周公留他。說曰：這箇只是大綱，綽得箇意。脉子便恁地說。不要逐箇字去討，便無理會。這箇物事，難理會。又曰：弗甲，只當作去聲讀。又曰：召公不悅，蓋以爲周公歸政之後，不當復留而已。亦老而當去，故周公言二人不可不留之。曰：嗚呼！君已曰：時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求遠念，天威越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聖賢倚賴，老成以固其國家之事。又曰：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只此便見周公之心，每讀至此，未嘗不喟然太息也。試於此等處虛心求之，如何。呂氏曰：召公以盛滿欲去，周公反復留之，後世權位相軋，使去者有之，挽之留者鮮矣。大臣之秉心，則深恐無助私，則惟恐不專也。又曰：成功不可居，洛邑成而周公告歸，召公亦同此心也。已而王留周公，周公力留之，及其歸，喻非特留於一時，終相成王，且相康王，身任托孤之責，而不辭，惟不苟於庸，所以篤於信也。陳

氏大猷曰：或謂周公去朝居洛，召公獨執政，柄所以欲去，今以洛誥君陳成之，周公固居洛，所以化殷民，以無逸蔡仲等放之，周公未嘗不在朝，以輔大業，意其往來，歸洛之間也。方是時，洛邑雖成，而殷民尚未孚，四方歸定而天命人心尚未固，宜周公諄諄於留召公，歟。

周公若曰君奭

君者尊之之稱，奭召公名也。古人尚質，相與語多名之。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不祥者休之反也。天既下喪亡于殷，殷既失天命，我有周既受之矣。我不敢知曰：其基業長信於休美乎？如天果輔我之誠耶？我亦不敢知曰：其終果出於不祥乎？○按此篇，周公留召公而作此，其言天命吉凶之決，雖曰我不敢知，然其懇惻危懼之意，天命吉凶之決，實主於召公留不留如何也。謂其終必不至失墜，我亦不敢知也。

謂其終必不至失墜，我亦不敢知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手。上帝命弗求，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尤然違背也。周公歎息言：召公已嘗曰：是在我而已。周公謂我亦不敢苟安天命而不求遠念天之威於我民，無尤然背違之時也。天命民心去就無常，實惟在人而已。今召公乃忘前日之言，翻然求去，使在我後嗣子孫大不能敬天敬民，驕慢肆侈，遏絕佚墜，文武光顯，可得謂在家而不知乎？

天威越我民罔尤違，只是一句。越只是及，罔尤違是總說。上天與民之意，漢文忠註謂是曉諭民若

不速曉則約束不行便是
詰辭如此只是欲民易曉

天命不易黯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
人恭明德

天命不易猶詩曰命不易哉命不易保天難諶信以
其墜失天命者以不能經歷繼嗣前人之恭明德也
晏氏曰弗克恭故不能嗣前人之恭德遏佚前人光
故不能嗣前人之明德

在今予小子且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音于
我冲子

果氏曰小子自謙之辭也非克有正亦自謙之辭也
言在今我小子且非能有所正也凡所開導惟以前

人光大之德復益焜耀而付于冲子而已以前言後
嗣子孫遏佚前人光而言也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
文王受命

又曰者以上文言天命不易天難諶此又申言天不
可信故曰又曰天固不可信然在我之道惟以延長

武王之德使天不容捨文王所受之命也新安陳氏曰周公舉

召公前日之言以質之謂君若已嘗言是其責在共
矣周公自述己意謂我亦不敢安於天命而不永遠
矣天威及我民之無怨尤違背也若果委之而去使
我後嗣子孫無所輔助將大不能敬天敬民而至於
遏佚前人光顯此時王等可諉以退老在家而不
知乎天命不易保天難諶信恐其墜命者以嗣君涉
暨未深弗能經歷而嗣前人光明之德施及於我冲子
有正我所能經歷惟以前人光明之德施及於我冲子

而已。施如詩所謂施于孫子。此章大意謂今日天命人心未為固成。主經歷未為深。所當輔之以嗣前人。之。此篇語句多有難曉。只得其大意可也。

公曰君顛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

尹格于皇天在大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大戊時

則有若伊陟臣扈音格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

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時則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保衡即伊尹也

見說命太戊太甲之孫伊陟伊尹之子臣扈與湯時

臣扈二人而同名者也巫氏咸名祖乙太戊之孫巫

賢巫咸之子也武丁高宗也甘盤見說命呂氏曰此

章序商六臣之列蓋歎召公匹休於前人也伊尹佐

湯以聖輔聖其治化與天無間伊陟臣扈之佐太戊

以賢輔賢其治化克厭天心自其編履言之謂之天

自其主宰言之謂之帝書或稱天或稱帝各隨所指

非有重輕至此章對言之則聖賢之分而深淺見矣

巫咸止言其又王家者咸之為治功在王室精微之

蘊猶有愧於二臣也亡書有咸又四篇其又王家之

實歟巫賢其盤而無指言者意必又次於巫咸也○

蘇氏曰殷有聖賢之君七此獨言五下文云殷禮陟

配天豈配祀于天者止此五王而其臣借配食于廟

乎在武丁時不言傳說豈傳說不配食於配天之王

乎其詳不得而聞矣陳氏曰湯初勝夏已有臣扈湯

類承上章六臣輔君格天致治遂言天佑命有商純
一而不雜故商國有人而實內之百官著姓與夫王
臣之微者無不秉持其德明致其憂外之小臣與夫
藩屏侯甸矧皆奔走服役惟此之故惟德是舉用又
其君故君有事于四方如龜之下如著之筮天下無
不敬信之也王氏炎曰一問大臣事業至於有為而罔
召公豈可求去○陳氏雅言曰周公言不特上文六
臣能有輔君之功天之於商其佑命之也純一而不
二故商國賢才衆多而能實言國以有人為實也
以當時在內則大而百官著姓小則王臣之微莫不
秉德明恤此其在內者之皆賢也在外則微而小臣
夫而藩屏侯甸者又莫不奔走服役此其在內者之
皆賢也惟天佑命之多皆能治君之事以與君其理也
是則高之賢之賢才登庸無間內外其衆多如此羣
臣有輔君之功故君有化民之效一人有所命令於

天下天下之民如敬聽於卜筮而無不孚信也周公
此言意謂商賢聖之君其始以得五六大臣佐佑之
助故能得天佑命之純是以衆賢維時而無內外
大小之問明商之得人實由於五六大臣之得人也
周公此意政發召公知吾二人其進退係於國體
者如此豈可以盛滿難居為懼而果於求退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
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呂氏曰坦然無私之謂平格者通徹二極而無間者
也天無私壽惟至平通格于天者則壽之伊尹而下
六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至于
殷紂亦嗣天位乃驟罹滅亡之威天曾不私壽之也
固命者不墜之天命也今召公勉為周家乂永之念
則有天之固命其治效亦赫然明著於我新造之邦

而身與國俱顯矣孔氏曰言天壽有平至之君故安
亡加之有威今汝長念平至者安治反是者滅亡以
為法戒則有堅固之命其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
○臨川果氏曰平格謂無一事不與天通者也心通
乎天必得其壽伊尹而下六臣能相其君以平格于
天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至于殷紂亦嗣天位乃
驟羅滅亡之威天不壽之者何哉蓋無賢臣輔之以
格于天故爾今汝永念及此則我周可有堅固
不墜之命其能常治而顯明我新造之周邦歟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
命于厥躬

申重勸勉也在昔上帝降割于殷申勸武王之德而
集大命於其身使有天下也新安陳氏曰寧王孔註
王果武上也則下接惟文王尚
克脩和我有夏必有缺文矣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

閔音弘天有若散上聲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虢叔文王弟閔散泰南宮皆氏天宜生顛括皆名言
文王庶幾能脩治熨和我所有諸夏者亦惟有虢叔
等五臣為之輔也康誥言一二邦以脩無逸言用咸
和萬民即文王脩和之實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由彝教文王蔑音滅德降于國
人

蔑無也夏氏曰周公前旣言文王之興本此五臣故
又反前意而言曰若此五臣者不能為文王往來奔
走於此導迪其常教則文王亦無德降及於國人矣
周公反覆以明其意故以又曰更端發之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時昭文王迪見

音見傳同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言文王有此五臣者故亦如殷為天純佑命百姓王

人罔不秉德也上既反言文王若無此五臣為法迪

尋教則亦無德下及國人故此又正言亦惟天乃純

佑文王蓋以如是秉德之臣蹈履至到實知天威以

是昭明文王啓迪其德使著見於上覆敷救反冒於

下而升聞于上帝惟是之故遂能受有殷之天命也

新安陳氏曰此言以文王之聖猶不可無五臣之助

也○陳氏雅言曰亦惟純佑者即上章天惟純佑命

之謂也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

上帝者則上章罔不秉德明恤惟茲惟德稱用又厥

辟之意也上章言商賢聖之君皆已受天命之君也

故以一入有事於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言之言其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

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不單稱德

號叔先死故曰四人劉殺也單盡也武王惟此四人

庶幾聲迪有天祿其後暨武王盡殺其敵惟此四人

能昭武王遂覆冒天下天下大書稱武王之德謂其

效足以化民也此言文王始受天命之君也故以惟
時受有殷命哉言之言其效有以得於天也周公言
此意謂文王得此五臣之助亦如商之衆君得上六
臣之助五臣之輔周無異於六臣之輔商故佑命之
純於周無異於昔之純於商也天眷厚而賢才衆多
者蓋以大臣之德有以契於天故其道有以顯其君
賢臣輔而君德脩著不惟其君之德有以被於時而
其極有以格夫天是則文王之所以受有殷命之故
難文王之德也亦五臣之助也周公此言主於留召
公故皆歸重於臣之辭召公繼不以商之六臣為念
獨不以周之
五臣為念乎

言五臣

言五臣

達聲教于四海也。文王肩。西土而已。不單稱德。惟武
王為然。於文王言命於武王。言祿者。文王但受天命。
至武王。方富有天下也。呂氏曰。師尚父之事。文武烈
莫盛焉。不與音五臣之列。蓋一時議論。或詳或略。隨
意而言。主於留召公。而非欲為人物評也。新安陳氏
武王之聖。猶不可無四臣之助也。上言殷先王。猶有
類於六臣。此二章。言周文武。猶有類於五臣。四臣召
公。可不鑒之。而遽求去乎。留之之意。切矣。○陳氏雅
言曰。武以定亂。文以致治。武王之興。皆賴此四臣之
功也。四臣之才。德兼全。志慮中正。出之可以為將。入
之。可以為相。無所不可。於此可見。其即立破所謂義
德容德之士也。鮑○臨川吳氏曰。林氏云。文武佐命
元功。多矣。獨稱伊尹。等五人者。豈其康事王。李遂及
文武耶。伊尹事湯。又事太甲。伊陟乃尹子。臣舊非湯
舊臣。即殷出臣。巫咸。巫賢。出為大臣。其盤。小乙舊臣
以遺武。武丁周公所舉。皆世臣舊德。故武丁出不及傳
議。文武世不及太。今周公與召公。正如殷之六臣

文武之五臣
置可去乎

今在予小子。田若游大川。予往暨汝。爽其濟。小
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考造德不
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小子田自謙之稱也。浮水曰游。周公言承文武之業。
懼不克濟。若浮大川。罔知津涯。豈能獨濟哉。予往與
汝。召公其共濟可也。小子成王也。成王幼冲。雖已即
位。與未即位同。誕大也。大無我責。上疑有缺。文收罔
勗不及。未詳者。造德不降。言召公去。則耆老成人之
德。不下於民。在郊之鳳。將不復得聞其鳴矣。况敢言
進此而有感格乎。是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卷音阿

鳴于高岡者乃詠其實故周公云爾也夏氏曰大無

人所不諫亦通○(張子曰)若收斂遠藏則民識和而鳴可

致與鳳鳴岐山為周受命之祥况能如伊陟臣扈之格

五臣輔文王以間鳴鳳之祥况能如伊陟臣扈之格

天格帝乎○(孔氏曰)我往與汝爽其具濟渡成王○

新安陳氏曰大無專責於我力不為苟收斂退藏不勉

矣况曰其有能如古人之格天格帝乎然此等

句實聲牙難通唯挽留召公之意猶可認耳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

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肆大猷謀也茲指上文所言周公歎息欲召公大監

視上文所陳也我文武受命固有無疆之美矣然迹

其積累音締反造盜亦艱難之大者不可不相與

竭力保守之也告君謀所以寬裕之道勿狹隘求去

我不欲後人迷惑而失道也○呂氏曰大臣之位百

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甘燥濕欲其調齊音

反槃錯音紛結欲其解紆音黠闇音汚濁欲其茹

納音自非曠度洪量音與夫音患失乾音沒為音小史音張張音湯

沒註謂隨勢消沉也者未嘗無翩然捨去之意况召公親遭大

變破斧缺斨音牆之時屈折調護心勞力瘁又非平時

大臣之比顧以成王未親政不敢乞身爾一日政柄

有歸浩然去志固人情之所必至然思文武王業之

艱難念成王守成之無助則召公義未可去也今乃

汲汲然求去之不暇其迫切已甚矣蓋謀所以寬裕

之道圖功攸終。展布四體，為大規模，使君德開明，未可捨去而聽後人之迷惑也。鄭氏曰：臣公不悅，以言所以不去者，以勉召公也。○陳氏曰：不以後人迷，謂發使後人嗣前入恭明德不至於過，伏前人光也。○新安陳氏曰：不以後人迷，如以其君霸，以其君顯之，以留而明保，啓由成王是不以後人迷也。去而聽其迷惑，是以後人迷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宜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不承，無疆之

偶配也。蘇氏曰：周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故周公言前人敷乃心腹，以命汝召公位三公，以為民極。且曰：汝當明勉輔孺子，如耕之有偶也。在於相

信如車之有馭也，并力一心，以載天命。念文考之舊

德，以不承無疆之憂，武王之言如此，而可以去乎？張

曰：臣者君之偶，如婦者夫之偶。○陳氏曰：秉載也，猶負荷也。○呂氏曰：命作民極，置之員，雖以為民極也。其命之辭，則曰：汝明明勉勵，以偶配輔佐。後王命之，大如此，在今當實誠以秉載此大命，不可失墜。今而遽去，是墜此命，非秉此命矣。又欲其追念文王眷遇之德，為我周大受無窮之憂，責洛誥周公之復留實以文武之故，今召公欲去，用公復與文武以感動之。

公曰：君若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

喪。去聲大不反，肆念我天威。

大不，大亂也。告汝以我之誠，呼其官而名之，言汝能敬以我所言，監視殷之喪亡，大亂可不念我天威之可畏乎？西山真氏曰：周公言天威曰肆，念我天威，蓋天在我而不左，外此心少有不存，則是

不念天威矣豈必求之外乎○新安陳氏曰我天威如日言我受天命大臣與國同歸天命天威皆以我負荷之不敢以不切己視之也

予不允惟若茲誥子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不時

戡勝音也戡堪古通用周公言我不信於人而若此告語乎

惟曰王業之成在我與汝而已汝聞我言而有合哉亦曰在是二人但天休滋至惟是我二人將不堪勝汝若以盈滿為懼則當能自敬德益加寅畏明揚俊民布列庶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答滋至之天休毋徒惴惴而欲去為也他日在汝推遜後

人于大盛之時超然肥遯誰復扶反汝禁今豈汝辭

位之時乎朱子曰襄我二人用公自謂已與公○善而無妨功害能此大臣之善在乎能讓讓則推賢揚

特未至盛大未有賢俊可讓公未可去也大臣進退常以得人為憂有賢者可以讓則身可以退蕭何且死必引曹參管仲不能薦賢所以不免於議也

嗚呼篤恭時一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周公復反又勤息言篤於輔君者是我二人我用能

至于今日休盛然我欲與分果公共成文王功業于不怠大覆冒斯民使海隅日出之地無不臣服然後可也周都西土去東為遠故以日出言吳氏曰周公未嘗有其功以其留保公故言之蓋叙其所已然而勉

其所未至亦人所詭譎而從者也蘇氏曰以我二人
有今日之休然今日之休未可以為足也惟至於日
月所昭莫不率服乃已耳陳氏曰伐海夷踐
奄在此書後可見當時未能罔不率俾也右二章以
文武留公也予不惠若茲多誥語皆相應告汝不允
惟若茲留公也予不惠若茲多誥語皆相應告汝不允
我介信之也予不惠若茲多誥語皆相應告汝不允
相惠順而若此多誥語皆相應告汝不允
之功所當終必極天所覆日之所照皆臣服然後文
王之功所當終必極天所覆日之所照皆臣服然後文
惟不之倦可以成終召公始未可去也前以商六臣周
五臣四臣留之陳氏曰武與身留之諄切至此召公
得不留哉陳氏曰武與身留之諄切至此召公
有卷阿鳳凰之歌有既醉鳧鷖之雅謂之今日休宜
矣然而淮夷未滅西奄未踐東夷未伐肅慎氏未來
謂之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召公去則天命將替民生失
之言可謂深達周公之心而善達人情之論者矣
公曰君之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周公言我不順於理而若茲諄復之多誥耶予惟用

憂天命之不終及斯民之無賴也韓子言畏天命而
悲人窮亦此意前言若茲誥故此言若茲多誥周公
之告召公其言語之際亦可悲矣夏氏曰天命難保
留繫天命之從違民心之向背今召公去實周公
之憂也陳氏曰召公去則天命將替民生失
所此周公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
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上章言天命民心而民心又天命之本也故卒章專
言民德以終之周公歎息謂召公踐歷諳諳烏含練之
久惟汝知民之德民德謂民心之嚮順亦罔不能其
初今日罔罔允違矣當思其終則民之難保者尤可

畏也其祇順此誥往敬用治不可忽也此召公已留
周公飭遣就職之辭厥後召公既相去成王又相
康王再世猶未釋其政有味於周公之言也夫
公初輔成王有始矣而求去不能終也董氏鼎曰
一書之中首言憂國之心非人所知言天民可畏
惟人是賴又次言先王與我文惟我二人而已君若
主時五人至武王時四人今又惟我二人而已君若
求去豈我一人所能哉憂之深是以留之切留之
切是以言之詳召公功一射之人均有忠君愛國
之心者也安得不油然而感懽然而留哉○新安陳
氏曰盤詰聾聵君與尤其多不可解惟留召公之意
可想耳姑采衆說之畧備
者而缺其不可通者可也

蔡仲之命

蔡國名仲字蔡叔之子也叔沒周公以仲賢
命諸成王復封之蔡此其誥命之詞也今文

無古文有○按此篇次叙當在洛誥之前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
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去降霍叔于庶
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卿士叔
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武王崩時也郭鄰孔氏曰中國
之外地名蘇氏曰郭號也周禮六遂五家為鄰管霍
國名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冢宰百官總已以聽者
古今之通道也當是時三叔以主少去國疑乘商人
之不靖謂可惑以非義遂相與流言倡亂以搖之是

豈周公一身之利害乃欲傾覆社稷塗炭生靈天討所加非周公所得已也故致辟管叔于商致辟云者誅戮之也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囚云者制其出入而猶從去以七乘之車也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三年之後方齒錄以復其國也三叔刑罰之輕重因其罪之大小而已仲叔之子克常敬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之成王而封之蔡也周公留佐成王食邑於圻內圻內諸侯孟仲二卿故周公用仲為卿非魯之卿也蔡左傳在淮汝之間仲不別封而命邦之蔡者所以不絕叔於蔡也封仲以他國則絕叔于蔡矣呂氏曰象欲殺舜舜在側微其害止於一身故

舜得遂其友愛之心周公之位則繫于天下國家雖欲遂友愛於三叔不可得也舜與周公易地皆然史臣先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繼以群叔流言所以結正三叔之罪也後言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即命之王以為諸侯以見周公感然於三叔之刑幸仲克庸祗德則亟擢用分封之也吳氏曰此所謂冢宰正百工與詩所謂攝政皆在成王諒闇音梁之時非以幼冲而攝而其攝也不過位冢宰之位而已亦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位之事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周公固未嘗攝亦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未知其

所從始如殷之高宗已然不特周公行之此皆論周
公者所當先知也問周公直截自私恩言之其情
有不不自滿與所以為孟謂周公之過亦宜乎
初是但一他豈得已為此哉莫到其地較好
康叛故遣管蔡霍去監脫他如其至親可待不
去與那武真同作黨不他如那管叔說箇兒也
是地狡獨想見他天子汝是兄今却只這地
被池弟今却欲慕為天子汝是兄今却只這地
堯卿問是時可調護莫殺否較輕所以只這
降于護得蔡叔霍叔較慢罪較輕所以只這
百姓想見也怕人當時被管叔較慢罪較輕
是時也當被義害得猛剛日周公也豈不狡
狡猾也當使三叔監發却與武庚出西晉是
是事脫事若當時不使平息却與武庚出西晉
大踈想見武庚日說去三叔換樣為周公弟也
在周作宰相管叔兄也去却去監商故管叔生起不肖

之心如此史記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
武王次管叔能敬德稱其賢也明王之法誅叔
至公也救之滅所封斬其內之蔡仲之國欲其
內之蔡名已滅故取其名以蔡仲之國欲其
或無子或有而蔡昭侯徙九江下蔡封叔後者
上蔡胡從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封叔後者
在罪於周安得日家得罪於蔡安得日蔡仲賢
絕其子而管叔獨不絕之義蔡仲賢而蔡仲賢
蔡叔而命仲父而棄罪則囚之蔡仲賢而蔡仲賢
蔡仲而命仲父而棄罪則囚之蔡仲賢而蔡仲賢
則以見周公大聖人蔡叔有罪而囚之蔡仲賢
未卒以仲無君國之理崩殞在而轉立衛所以亂
卒之後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反胡孟克慎厥猷

肆子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胡仲名言仲循祖文王之德改父蔡叔之行能謹其道故我命汝為侯於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其敬之哉呂氏曰敬哉者欲其無失此心也命書之辭雖稱成王實周公之意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蕩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蔡叔之罪在於不忠不孝故仲能掩前人之愆者惟在於忠孝而已叔違王命仲無所因故曰蕩迹自身克勤無怠所謂自身也垂憲乃後所謂蕩迹也率乃

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上文所謂率德

改行也蔡叔之惡既無以貽子孫仲乃一國始封之祖創垂法於後斯頌之意則流弊或在於數百年後不可不慎其源也○張氏曰漢迹自身謂生於羣未嘗戒以能脫身自立為善○陳氏傳曰舜命禹其父者於越人疏之於其兄滅之也○父子兄弟之間猶有諱而不敢盡言是愈踈矣成王於仲親親之道也○有禹故驚得以及郊有安世延年故張湯杜周不列於酷吏蔡仲在西山其謂叔曰幸哉有子如此豈尚曰蓋前人之愆○西山真氏曰按書蔡仲之命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人子不幸如大禹之承鯀仲之承蔡叔又當思所以蓋之故治水成功而鯀配夏郊率德改行而蔡叔出祀豈非孝之大乎後出如沈充叛臣也其子勤以死節著孝義甫茲臣也其子安陳氏曰子能改父之惡而為善則孝矣為子而孝斯為臣而忠古人之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是惟忠本於惟孝也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即所謂蕩迹自身

此一語不必分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此章與伊尹申誥太甲之言相類而有深淺不同者太甲蔡仲之有間法也善固不一端而無不可行之善惡亦不一端而無可為之惡爾其可不戒之哉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惟思也窮困之極也思其終者所以謹其初也曰建國之始必審其始而思其終終始具舉然後可以可大而不至於困徒謹初而不思其終則終必困窮雖憊然憂懼無益也語以謹始而即援以慮終竭兩端之教也○陳氏大猷曰仲率德改行能謹初矣尤當克勤無怠是在於惟厥終也○陳氏曰感激者多歸於初而怠於終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蕃屏暗王家和協同

姓康濟小民五者諸侯職之所當盡也此陳氏雅言曰

仲為諸侯傳云五者諸侯職之所當盡也所謂盡一以告之亦以見侯職之所當盡者不一而足也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許乃視聽罔以側言

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率循也無母同詳審也中者心之理而無過不及之

差者也舊章者先王之成法厥度者吾身之法度皆

中之所出者作聰明則喜怒哀惡並去皆出於私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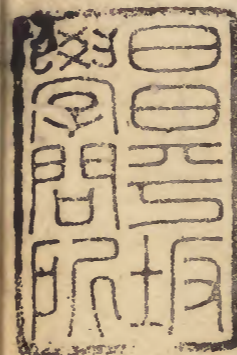
非中矣其能不亂先王之舊章乎戒其本於已者然

也側言一偏之言也視聽不審或於一偏之說則非
中矣其能不改吾身之法度乎戒其徇於人者然也
仲能戒是則我一人汝嘉矣呂氏曰作聰明者非天
之聰明持沾沾音詹輕小智耳作與不作而天人判
焉陳氏經曰舊章法度皆中之所寓度即舊章也舊
仲懲則已然之法度則意過當然之制無非中也周
戒○呂氏曰舊章性不與新進喜事者合故有聰
明者○呂氏曰舊章性不與新進喜事者合故有聰
見事者○呂氏曰舊章性不與新進喜事者合故有聰
言每乘其忽遽而入之惟詳其視聽安徐審訂表裏
規矩準度未至於樂循理者則常若為其繫維則言
乃辭其繁雜而縱之放逸之場者故戒於此○陳氏
大猷曰舊章常則中道所存內不變於已之私智
雅外不變於人之心所言則中道合而侯職盡矣○陳氏
特欲

率之而已舊章法度皆中之理所寓能遵夫舊章乎
夫法度則不替於已然之法不廢其當然之制無非
中也苟不循聰明之自然則不審視聽之心生未免
古之德此非能率中者也然則不審視聽之心生未
其聰明之自然有敗常之愆亦非能率中者也然則
持就肯非古是今而亂先王之典章乎審於視聽之
際而不至於或苟則公心益持而私意不奪於視聽
欲背理而更其常行之法度乎內外不變則中道合
而侯職盡成王之於蔡仲勉之者未幾而戒之者隨
也至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飭往就國戒其母廢棄我命汝所言也董氏曰此
子之命相似而微子之辭温厚蔡仲之辭嚴厲蓋微
子先代之後周賓而不臣又本賢人也蔡仲父為不
道忠孝兩虧已無足法所望仲能率祖德改父行高
亦自亂舊章無改法度蓋以拳拳圖終之說且戒之
無同歸于亂嗚呼仁哉



書傳大全卷之八

直書子點朱

